

暢銷書摘

楊貴妃外傳



- 早恋（长篇小说）
- 蝴蝶（长篇自传体小说）
- 罗帅同林彪的一场斗争
- 杨贵妃外传（传奇）
- 大导演死亡真相
- 中国伦理生活大趋向

一卷在手可知多本精华百本信息

SHU ZHAI

书山捷径

书林新枝

书海轻舟

书房精品

暢銷書摘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21 印张10 字数260000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14-00191-8

I·49

定价: 1.80元

特约编辑 胡学海 周国汉

宋新桂 陶友红

执行编辑 陈中南 缪亚奇

书山捷径

书林新枝

书海轻舟

书房精品

暢銷書摘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21 印张10 字数260000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14—00191—8

I·49

定价 1.80元

特约编辑 胡学海 周国汉

宋新桂 陶友红

执行编辑 陈中南 缪亚奇

畅销书刍议

葛友宁

许多人读书喜趋时尚，一旦某书畅销，便群起而读之。如此，书越走红，名声越响，读者越多；读者越多，名声更响，书也更加畅销，犹如一石击水，环环生波，继而形成了颇具声势的读书热潮。

近十年来，读书界忽而英语热，忽而武侠热，忽而琼瑶热，忽而弗洛伊德热。读书热点不时变迁，素来寂寞的读书界，此刻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世人常以趋时尚为病。其实，一本书能够使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趣味的人们，心甘情愿地省去一杯雀巢咖啡，摄魂忘疲地阅读，其魅力可谓大矣。另外，众多的趋时读者也未必尽是目光浅陋、胸无主见、爱凑热闹的庸碌之辈。对于读书人这种爱赶潮流的现象，应作全面的分析。读书的趋时，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们渴求占有最新知识、希望与时代同步、与外界对话的普遍心态；而热点的变动，也反映出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和信息量的剧增。对传统的学校式的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读书的必要补充就是根据时代、社会的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自觉地及时地调整知识结构。

但是，世界是纷繁复杂多变的，书籍又是如此丰富多采，每一个爱好读书的朋友，应从自己的基础、志向、爱好出发，确定读书范围，选择适合自己的读书道路：或精深，或杂博，或甘于寂寞，或凑个热闹。寂寞也好，热闹也罢，关键在于确立开拓视野、获取知识、得到启迪、悟出真谛、充实生活等等目标。当然，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建立高层次的追求的目标，到知识的海洋中去遨游和搏击，把自己塑造成更有用的人才。同时，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人们从健康有益的书籍中获得娱乐和消遣。精神上的调剂，在快节奏的今天，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有必要了。

一本书能畅销，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真正的畅销书必然在事实上能满足多数人的某种读书求知心理；它不仅顺应读书潮流，而且还引导读书潮流向前发展。

畅销书摘^⑤

早恋 (长篇小说)		5
蝴蝶 (长篇小说)		157
人物述林	罗帅同林彪的一场斗争	43
	巨匠与情人	48
	陈纳德将军与我	106
	戈尔巴乔夫别传	112
	中国末代皇弟溥杰	117
杨贵妃专题	关于杨贵妃(小资料)	19
	杨玉环礼佛而死	23
	杨贵妃外传	29
	杨贵妃传	41
	长恨歌	42
青年学文丛	青少年择友与朋友集团	54
书与人生	如何掌握你的一生	60
	我国五大姓氏查源	154
世界风情	婚床——世界婚俗	64
	世界的中国城	71

⑤ 畅销书摘

秘闻	大导演死亡真相	75
轶事	高朗街血案	83
社会百态	民国娼妓一瞥	123
反思录	中国伦理生活大趋向	87
	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	96
运筹实话	消除嫉妒六诀	102
新学科之窗	战略的魔力	141
理论沙龙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	145
文娱	乐迷闲话	148
舞台	西方芭蕾的历程	152
畅销书苑	历史:畅销书的无尽源泉	155
文艺天地	新疆奇案	128
	哑巴西施	135
	百分之七溶液	138
	变性人自述	173
书林折枝		174
扉页题字 储 云		封面设计 潘小庆 题图设计 缪亚奇

肖复兴 著

早恋



高三5班早恋成风。临时代课的邱老师突然搞了一次大搜查，从学生身上不仅搜出了香烟、照片和情书，而且还查获了两只避孕套。全校大哗，这个班臭名远扬。这时，年轻教师钟林走马上任，接替了原班主任的工作……钟林在方校长和老师们的支持和配合下，耐心细致地做了许多疏导教育工作。高三

5班的面貌一新，除了个别堕落的学生之外，大家都健康地度过了青春萌动期，告别了难忘的美好的中学时代。

《早恋》是肖复兴的又一力作。这部长篇小说触及了当今社会问题的热点之一——中学生早恋，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学校生活气息，很值得中学老师和家长们一读。

重新回到高三5班，钟林只觉得近一年的时间似乎停滞了。一切和他第一次到这个班集体来时一样。四十几名同学的眼睛在望着他，充满着对他的信任。这目光让他欣慰。此刻，他自信，又不自信。他怕辜负了这样的眼睛。

本来，教导处的邱老师要陪他一起来的。新官上任嘛，总要有个讲头。他谢绝了。学生和他并不陌生，用不着再做什么介绍。他自己来了。当他在教室门口刚一出现，全班同学竟响起热烈的掌声。与其说是表示对他的欢迎，不如说是学生在庆贺自己的胜利。钟林很能体会这些学生心中翻腾的小九九。

“同学们，今天，重新站在你们班这个讲台前，我……我该怎么说呢？”

钟林有些激动，一时说不下去了。同学们静静地听着，没有发出一点点声响。

“我很感谢你们的信任。能不能干好，我没有把握，但我一定尽力尽心。”

这是钟林的心里话。这一次当班主任，与上一次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要尽力。并不是所有人对工作都能尽力的。也并不是所有人尽了力就把工作干好的。所以，他还要尽心。尽力尽心。他想了半天，想出了这四个字，表达自己的心情。

“今天这节课，我想先不讲课。我想先来谈谈我对爱情的看法。而且，想谈谈自己的经历……”

全班立刻活跃起来。他们没有想到，钟老师会来这么一手。

“为什么我想这么做呢？因为，这不用我说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班，有些同学早早就涉入这个深深的海洋了……”

全班笑了起来。他们并不感到脸红，而是感到好玩。因为从钟老师略带揶揄的口气中，他们知道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们。

“也许，我对于你们搞对象的百分比还不大清楚。当然，我指的是所谓的

搞对象。你们别不爱听。你们这么大年纪搞对象，有你们纯洁的一方面，但也有你们幼稚的一方面，甚至荒唐可笑和愚蠢的一方面。我说的不差吧？”

大家又笑了。

“既然大家关心，说明你们对它还不大理解。越是不大理解，也就越想追求，越想得到它。正象一首歌里唱的‘爱情象一只鸟儿，谁也不能驯服它，没有人能捉住它，你要捉住它，它拍着翅膀飞走了。你要寻找它，它就躲避。你不要它，它又飞回来了。’爱情，比陈景润研究的那个哥德巴赫还要哥德巴赫。”

大家更加活跃起来。

“心理学上说，象你们这样年龄的学生，处在‘性的萌动期’……”

班上的同学，有的叽叽笑，有的睁大了眼睛，有的垂下了头，有的用手指绞着手绢……在他们接触的这些老师中，这是第一个把“性”这个词搬到教室里来。

“可以这样讲，这种年龄是危险的年龄……这种时期性的成熟与人的成熟并不成比例。从生理上讲，你们的第一性征以及第二性征发展得很快。但从精神上讲，你们还远远没有成熟。两者之间的不平衡，便是你们班，也是所有中学生存在的危机……”

这些有些抽象的话，没想到同学们听得很入迷。正象钟林预料的一样，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他们一知半解，如同旱地，渴望雨水的浇淋。而我们原来教育内容中，基本上是排斥这方面的内容，这与学生的要求，也不成比例。

“下面讲讲我自己。”讲到这儿，钟林嘴唇一动，微微一笑，不知是在笑自己，还是在笑别人。那笑的意味令人难以捉摸。

“和你们一样，上高中时，我也还不成熟。可以讲，比你们还不成熟。那时咱们这所学校是男校。搞个活动，都要和女校的同学一起搞。国庆节之夜的

狂欢，每年一次。我是校篮球队的主力，打篮球行，跳舞不行。而且，越不行越不愿意练，常常在练舞时逃跑。等到国庆节那一天晚上，我就露了怯。我的舞伴那个女同学……用你们班上发明的词，她长得很……‘比由’。开朗，爱笑，老远就能听见她笑。是她的笑声吸引了我。可她和我跳舞受了罪，我总踩她的脚。她穿一双白网球鞋，一双袜口带红边的白袜子。结果，她的鞋和袜子被我踩得黑黑的。她还在格格地笑。

“我很过意不去，也很尴尬。那时候，奏的乐曲不象现在这么花式，也没有什么迪斯科，大都是广东音乐，《步步高》、《紫竹调》、《金蛇狂舞》什么的。我实在不想跳，又想逃跑，谁知被一把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攥住我的胳膊。让一个女同学的手挨到自己的胳膊，我当时脸一下子就红了。那时候，我们远不如你们现在开化。可以说，还有许多封建意识。男女方面的事，更是一窍不通。

“‘干吗跑呀？’她笑着问。

“我说：‘我……’

“‘来，我教你。’

“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她学。不过，我的乐感和腿脚一样差。还是踩她的脚。我的脑门子出汗了，又不好意思跑。……

“一曲下来，我看她挺累，我还没有学会，觉得对不起她，想对她说几句，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等乐曲起来，她又向我伸过手来，我不好意思拒绝那双热情的手。说心里话，也很想再握握那双温暖的手。我又跳了，一直到晚会结束，她一直在苦苦地教我，我却一直也没有学会。我太笨了。

“我对她说：‘你看……我太笨了！’

“她笑着说：‘你笨什么呀？我看过你打篮球，挺灵的嘛！’说完，她便跑走了。

“她看过我打篮球，而且还有印象。这普通的一句话，让我的心久久没有平静。你们自然知道，这种年龄，对女同学最敏感，常常为一句话，一个动作，莫名其妙激动半天。后来，通过我们班

的文艺委员，我知道了她的名字，还知道她是她们学校学生会的文艺委员。

“以后，在上学的路上，我时常碰见她，只是点头笑笑。我很想见到她，见到她，心里就高兴。每天上学，只要在路上见到了她，一天的课上得都痛快，见了她，我常常胡思乱想：明天见到她，一定和她主动打个招呼。甚至想买两张电影票，给她一张……可下一次见到她，还只是点点头，笑笑，擦肩而过。她总是笑，却显得很矜持。我也没有勇气。于是，我只好盼望第二年国庆节快快到来。

“第二年，国庆节还没有来，‘文化大革命’来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呀？是大革文化的命。跳舞，被当成‘四旧’铲除了。国庆节之夜的狂欢只好留在梦里了。第二年，我要到北大荒插队。临走前，不知怎么搞的，我很想见见她。希望她也去插队，而且，也是去北大荒。我问班里的文艺委员。他见我问她，吃惊地望着我：‘怎么？你还不知道？她死了呀！’她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一年，红卫兵威震红八月时，被皮带活活打死的。就因为她死死抱着她妈妈，不让他们打。她妈妈是个资本家……

“说心里话，我当时惊呆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活泼，开朗，爱唱爱跳，这么快就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个现实。我去北大荒，本来打算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的。这一下心情陡然变了，世界似乎变得昏暗起来……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了。我只是想说……”

“铃——”下课铃声响了。响的真不是时候！

“钟老师，接着讲！接着讲吧！”

同学们听入了迷，纷纷要求着。

“好，我接着讲，……我是想说中学生的恋爱……是客观存在的，也不都是肮脏的，……它比大人……纯洁。因为它本身没有一点物质的要求和世俗的偏见。它完全是从双方爱的本身出发的。

但是，这种爱很幼稚，脆弱。心理学上讲：‘对高尚异性的向往，正是自己培养出高尚性格的原动力。’关键是要使自己的这种爱高尚……要否定的并不是你们中学生的早恋本身，而是在这中间你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幼稚和闪失、偏颇……”

“铃——”上课铃声又响了。

这节课是乔老师的数学课。她抱着圆规、三角板，推门一看，屋里静悄悄的，觉得异常奇怪。

钟林站起来，抱歉地对乔老师说：“乔老师，真对不起。这节课，我得占用一下，明天我的语文课再补给您吧！”

“对！”同学们竟鼓了掌。

“行！”乔老师关上教室门，走了。她奇怪，学生们听什么呢？这么大兴趣？真行，不管是容老师，还是钟老师，有事怎么总占我的数学课呀？不过，从同学的表情上看，他们对钟老师讲的比对她的数学课要向往。

教室里，钟老师接着讲他的第二次爱情经历。

“在北大荒插队时，我爱上了一个姑娘。怎么爱上的？很简单，我那时候身强力壮，干活是二齿钩挠痒痒——一把硬手。她身单体弱，干活时，我常常帮助她。由于她干活不行，加上有那么几个八杆子打不着的海外关系。她挨了批判，说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等。我很同情她。就这样，我们俩渐渐地好了。有一年，进完达山伐木，我和她都去了。春节放假休息三天，我和她留下，看守那些伐下来的树木。春节过后，事情就来了，那时是不准知识青年谈恋爱的。爱情和资产阶级思想是同义语。她被队上的头儿叫了去，威逼她交代是不是和我在谈恋爱。她非常害怕，就承认了……”

这段历史对于他们是那样陌生。他们很难想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居然还曾经有那样一段阴暗的年月。他们会说：“你们那时也太老实，太愚昧了吧？”

是的，我们只能承认。他们是比我们这一代要强。他们再也不会盲目听信权威了。

“最后的结果是，棒打鸳鸯，我被发落到最远的新开荒队当统计，她到了另一个开荒队当了卫生员。但是，隔住山，隔不住心。我们照常通信。休息天，虽然相隔有50多里，照样见面。她请我原谅她向领导坦白了一切。我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她呢？艰苦环境，两颗受难的心最容易相通。

“后来，也就是前两年，我们先后回到了北京。我们商量好，一回北京，只要有个窝，我们就结婚。回北京后，正好赶上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了高考制度。她说先别结婚，鼓励我考上大学。这是人生的关键时刻。要不，过了这村便没这店了。我决定参加高考。那一阵子我很穷。每次去她家，我都拿不出东西，只好硬着头皮，空着手。她家还真不错，从来不说什么，只是鼓励我考大学。越是这样，我心里越不好受，我想一定要争口气，好歹要考上个大学。考大学，成了我唯一的大事。结果，第一年，我没有考上。第二年，我还是没有考上。我发现她和她家对我的态度有些变了。起初，是她家，见我一去，不再有笑模样儿了。她呢，只是哭，说她家不同意和我结婚。以后她不哭了。和她家一样，见我只是一张冷冰冰的脸。我知道，一切都事过境迁了。强扭的瓜不甜。我也就不再做结婚梦了。过了不到一年，她突然告诉我，她要结婚了。对象，是新近刚刚联系上的一个在海外的远房亲戚介绍的，是位香港什么商行的经理。结完婚，她便和她新婚的丈夫到香港去……”

这时候，一直坐在教室里的苑静“砰”的一声站了起来，“咚咚”地踩着半高跟小皮鞋，摔门而出。

钟林很想叫住她，忍住了。

苑静推门又回到教室，对钟林说：“我不许你污蔑我姐姐！”

全班哗然。

钟林想解释一下。但是，有些事情是解释不清的。苑静摔门走出教室以后，钟林接着讲：“临走时，她到我家找到我，送给我一枚钻石说：‘留个纪念吧’……”

全班同学几乎都气愤了，纷纷说：“扔了它！扔了它！”

扔了吗？钟林收下了。纪念？是的，纪念……

铃声又响了。下课了。这一节课过得真快。

“我再说最后两句：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也是人类最复杂的感情。我觉得一个人，尤其象你们这样年纪的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和认识还没有考虑到那些种种会影响自己生活的条件的时候，还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从这点意义上讲，你们不可能不考虑这问题，但是谈恋爱，为时还早，所以才叫早恋吧？我想，只有随着对自己，对人生，以及对社会更为复杂的道德和责任认识和理解加深，你们，也包括我在内，爱情也会成熟起来。好，下课！”

同学们陆陆续续走出教室。

只有钟老师和章薇一前一后，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没有动窝。

钟林在想，刚才讲的一切，会给同学们留下什么印象和影响？真诚，可以将心换心。钟林相信这一点。他觉得自己是真诚的。有没有保留？有的，谁也不愿把内心全部秘密暴露于外吧？每个人都有一座坟墓，专门埋葬以往的情爱和回忆。他和苑静的姐姐苑莹，在那年春节，在那完达山的绿帐篷里，第一次发生了关系。年轻人，性和爱是如胶粘着的。而且，往往会分不清性和爱的关系和区别。钟林没有讲这些，他还没有勇气。

回到北京，苑莹陪他一起到区招生办报名参加高考，然后两人一起来到了医院。他是来参加高考的体检。苑莹则是来进行人工流产。本来，他们想马上结婚，把孩子生下来。为了考大学！一

个小生命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体检很快，只见大夫在体检表上刷刷地写着。苑莹做手术就麻烦了。他们没有证明，大夫不给做。非让他们回去开证明。而且用一种异样的、X光一样的目光看着他们俩人。苑莹急得差点儿要哭。钟林也急了，冲着大夫喊：“我们刚刚插队回来，连个工作都没有，上哪儿去开证明？我们插队去了；你们懂吗？你们知道插队的滋味儿吗？”

一个老大夫走了过来，对他说：“小伙子，冷静点儿。我知道，你们这一拨人最苦。年龄这么大了，又不能要孩子……”老大夫叹了一口气，把苑莹领进了手术室。钟林相信，这位老大夫家里一定有人插过队。

章薇的眼睛湿润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老师，肯把自己“走麦城”式的爱情经历讲给学生听，象对朋友一样。她感到他们的距离缩短了。与其说是钟老师的故事感动了她，不如说是钟林这种与人平等坦诚的态度感动了她。她望着钟老师。钟老师也奇怪地望着这个还不肯离开教室的女同学。当她的目光和钟老师的眼光相接时，她知道，该离开教室了。

她从钟老师身边走过的时候，没有说话。她在教室门口，见到了叶秋月。叶秋月好生奇怪，一直在注意着久久坐在教室里的章薇。

章薇病了。

钟林很内疚。从班长、叶秋月几名同学那里，他知道章薇刚刚和张力吹掉的事情。他忽然想起前两天从新侨饭店回家，路过电影院，见到章薇的情景。她是有一肚子心事，才邀请我到她家去。那是对我的信任，想对我谈谈呀。我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这感情的波动。我陷入自己的感情漩涡中了。

钟林真后悔。当好一个老师，不允许自己有自私的表现。他应该象一块海绵，时刻吸收学生的一丝一毫感情的波

纹。如果，那一天，我去了她家，听了她的倾吐，然后再开导开导她，她也许就不会这样突然病倒了。

钟林决定下午放学以后，去章薇家看望一下章薇。他想让班长陪他一起去，班长现出为难的神色：“我……有点事……”

钟林没再问什么事。覃峻也没有说。范爱君的父亲要和那个白阿姨结婚，发愁没有房子，只好在她父亲那间画布占了一半的狭小单身宿舍里结婚了。他和范爱君约好，下午放学以后帮助收拾收拾。别看屋不大，收拾起来，蛮费事的。只好蚂蚁啃骨头，一天干一点。这事不能让范爱君的妈妈知道。

“那你忙去吧！”

覃峻走了，正巧，叶秋月走了过来。叶秋月愿意带钟林去章薇家。

叶秋月在章薇的座位后面，对她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这几天，她们更是同病相怜，无形之中，使两人亲近了许多。彼此把各自的心曲都有所流露。嘴里虽然不骂张力和李江流，但各自的心里都明镜般清楚。叶秋月觉得章薇比自己更注重感情，也更脆弱。她承受不了这一次打击，病倒了。对比章薇，叶秋月多少有些自慰。

一路走着，钟老师对叶秋月感慨着：“你们呀，真是太年轻！我真羡慕你们。我要象你们这么大年龄，我决不会象你们这样过！”

“那您打算怎么过？”叶秋月好奇地问。

“我？我得好好读点儿书，如果我能考取大学，一定全力去争取。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准太落后了。爱情，虽然很美好，也很诱人，但我要努力控制它，首先不会那么早就想着只有它。其次，如果爱情真的降临了，也决不能让它左右我，更不能象章薇一样，被它击倒！”

叶秋月心里“格登”一下。这不是也在说我吗？我和章薇也差不多。虽然没

有被击倒，却被左右了呀。

“当然，这是我的想法。因为我是从你们的年龄走过来的。你们不会同意，不会理解我这观点的。即使错，你们也非得自己尝尝错的滋味儿。正象俗话讲的，就是迷魂汤，你们也要往下喝。等醒过之后，才会清楚。哦，这是迷魂汤，不能喝！这就是你们年轻人！”

钟林说完，微微笑起来。叶秋月听着，一时还辨不出滋味来。但是，她听着入耳。她很希望有个大人能这样既严肃，又推心置腹地对她讲讲。

到了章薇的家。

“姥姥，我们钟老师看章薇来了！”一进院，叶秋月就叫道。

“哎呀，快屋里请坐！”姥姥慌忙推门迎了出来。

章薇躺在屋里的床上，迷迷糊糊正睡，听见外面的话音，醒了过来，一听是钟老师来了，忙支撑着身子，要坐起来。

钟林已经走进里屋，忙对她说：“你快躺好，躺好！”

“唉！”姥姥叹了一口气，扶着章薇躺好。“这孩子，从来不得病，这一病就不轻！”

章薇是昨天病倒的，晕过去了，人事不省。这一下，可急坏了姥姥。她一个人也弄不动章薇，幸亏游晓辉住这儿不远，身大力不亏，帮助姥姥借了一辆平板三轮车，骑上送到了医院。医院里许多大夫都是老熟人，也都认识章薇，忙抢救，输液、点滴。没什么大问题。大夫说是贫血造成的休克。回家好好养养就是了。姥姥也多少放心了。游晓辉又骑着平板车，把章薇拉回了家。这一次，吕咏梅也来了，忙里忙外，搭把手。姥姥不住地感谢着。

“谢什么呀！街里街坊住着！”吕咏梅知道病的痛苦。尤其是知道章薇的病因，更是格外同情章薇。

姥姥一直蒙在鼓里。章薇这一病，多少知道了一些真情。她长叹一声：“现

在这孩子呀，可真是了不得！不让她搞对象，她以为是害了她，偷偷摸摸非要搞。搞吧，又搞成这个模样！”

钟林安慰着姥姥：“姥姥，您也别着急。章薇的病没什么大问题，您老就放心吧。”

“是呵！是呵！章薇这孩子，您当老师的，狠点儿管。她听老师的，根本不听家里的。”

“姥姥！”章薇不高兴地叫了一声。

“她还年轻嘛！……”钟林笑着说。

“可不是年龄小……她爸爸妈妈又都在青海，家里只有我，真是管不了呀！”

“哎呀！你父母都在青海？我一直不知道。你看我这个班主任当的！”

其实，章薇的父母在青海，他早就听说过。一年前，梁燕燕到医院打胎，大云一个电话把他叫了去，就对他讲过。只不过，他早忘记了。此刻，钟林再一次自责了。难怪章薇病倒了，难怪她这样心重，难怪那天她希望我到她家来！她太孤独了，太需要有人关心她了。她就象一只奔跑得过度疲劳的小梅花鹿，太需要找一汪清泉饮一饮干渴的喉咙了！不了解学生，就很难教好学生。钟林希望今天能够弥补一下过去的闪失。他望望这个变得象个病西施的章薇，心想：她应该坚强起来，她应该得到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她应该比自己学习、生活、工作得更好。

“姥姥！您快忙您的去吧！”

“好！好！她最不愿意我在这罗嗦！我走！钟老师，您好好开导开导她呵！”

姥姥走出去，到厨房去忙乎晚饭。她希望能留下这个薇薇一直很崇拜的老师。她不止一次从薇薇嘴里听说过“钟老师”这个人。

叶秋月坐了过去，搂住章薇的肩头。她们的目光告诉钟林，她们对他是信赖的。

我能告诉你们什么呢？同你们一

样，我也经历过失恋的痛苦。与你们不同的是，我没有被击倒，而是走过来了，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这些不难做到的。因为我毕竟比你们大，而且是个男子汉。

“你们知道，我讲过的，我也被人无情地抛弃过。要说痛苦，比你们谁都严重。因为我们毕竟相识了近十年。”

叶秋月和章薇静静地听着。

“所以，我理解，完全理解你们。我觉得对不住的是，那天章薇要我到她家里来，我没有来。你一定是想和我谈谈，谈谈心中的这一切……”

章薇点点头。她的眼睛湿润了。

“我也很想把我心中的一切都和你谈谈。刚才在路上，我对叶秋月讲了，我真羡慕你们！我要是还能象你们这么大，我一定要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我会避免许多盲目，许多愚蠢，许多荒唐可笑……我一定不会让爱情左右我的一切！我要利用这段最宝贵的年华，拼命地多读点书！”

钟林说到这儿，停住了，象是自嘲道：“我是不是说得太绝对了？你们不爱听吧？”

章薇和叶秋月都摇摇头。

“那就好，我们是两代年轻人，我的话，不见得你们都爱听。我也不能要求你们接受我所有的观点。”忽然，钟林把话题一转，问道：“你们看过歌德写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吗？”

章薇摇摇头。

叶秋月点点头。她从姐姐秋明那里看到的。

“这是一部著名的爱情小说，有着歌德自己生活的影子。写这本书前，歌德爱上了一位法官的女儿，就是小说中所写的女主人公，名叫夏绿蒂。可是，夏绿蒂没有接受歌德的爱情，因为她在爱另外一个人。当歌德知道了她爱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这别人又恰恰是自己一位好朋友的时候，歌德很痛苦。但是，歌德也很坚强，他给夏绿蒂写了一封很长的告别信就离开了她，全身心投

人他新的学习和写作，终于写下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不朽的著作……”

两位姑娘都沉浸在各自的心绪之中。她们都明白钟老师为什么要讲这个德国人的故事。虽然，钟老师只知道章薇，并不知道叶秋月也有着类似的波折，但叶秋月觉得钟老师是知道的，也是理解的。为此，她感谢钟老师讲了这个故事。

“一个人，被爱情的箭刺伤，要敢于拔出箭来，自己去治好自己的伤。我希望我们都能坚强起来！”

钟林站起身准备告辞了。姥姥赶忙从厨房里出来：“钟老师，留下吃顿便饭吧！我们薇薇一直信服您！”

“谢谢了！姥姥，我回家还有别的事。”

章薇很想也说几句话，留住钟老师。可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姥姥见实在留不住，只好对钟林说：“好！好！您走！我今儿也不留您，您看，饭都做好了！可下个月15号，您可得一定来！一定来呀！”

“为什么下个月15号，我要一定来？”钟林挺奇怪地问。

“钟老师，那是我的生日。18岁的生日。”

“这孩子，父母又不在，每年都是我给她过生日，也怪孤单的。您可一定来，叶秋月你也要来，多招呼几个同学一起来，热闹热闹！”

“钟老师，您来吧！”章薇近乎在央求。

“好！我来！”

钟林痛快地答道。他知道，这样的邀请，如果拒绝了，会伤害老少两代人的心的。

待钟老师走后，章薇钻进被子，捂着眼睛哭了。哭完以后，觉得心里好痛快，象是雨后爽朗的天空。

12月初，班长覃峻找钟林说，他们准备在班里搞一次圣诞节晚会。本来，

他们是想搞元旦晚会的。鉴于去年被学校的活动冲了，这回索性把时间提前，避免与学校冲突。他们想起了圣诞节。这个外国人专利节日，学校能够同意搞吗？会不会又认为是大逆不道呢？

“可以。圣诞老人和咱们的新年老人，不过是一个鼻头大一些罢了！”

钟老师的话，让覃峻发笑。他们想得过于复杂，钟老师又想得未免太简单。

“就怕学校干涉，说我们独出心裁！”

“你们也把学校看得过于保守了吧？不会的！你们不是采访过方校长吗？你们知道方校长这个人了吧？要搞圣诞节晚会，我建议你们把方校长请来！”

从钟老师那里走向教室，覃峻情绪高涨，把钟老师的话在班上一传，全班欢呼起来。

“太妙了！把方校长请来！”

……

中午放学时，章薇到办公室找钟林。她的病好得挺快，大概是心病要用心药来医吧。不过，她这一病，惊动了北京、西宁两地。爸爸、妈妈听说了，实在放心不下。妈妈提前请下了探亲假，前天从西宁坐飞机飞回北京，特地赶在女儿生日之前。

“钟老师，我妈妈回来了，她想见见您。”

哎呀！钟林忽然象想起什么事情，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弄得章薇以为自己的话说得不对劲儿。

“钟老师……”

“呵！没事！下午，我去看望你妈妈！”

“那刚才，您是……”

“我是在想给你过生日呢！”

钟林笑了。好象为他的一件什么得意之作在笑。

还记着我的生日！章薇的心里荡起温柔的涟漪。

章薇走后，钟林立刻到教室里找班

长覃峻。幸好覃峻和范爱君正在算最后一道题，乔老师留下的一道难解的解析几何题。

“覃峻，我建议你们的圣诞节晚会提前怎么样？”

“提前，干吗呀？”

“这月15日是章薇的生日。她病刚好，父母在青海，够孤独、寂寞的。我们全班给她过个生日，让她尝尝集体的温暖吧！也许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太好了！”范爱君先拍起了巴掌。

“咱们悄悄的，先对章薇保着密，让她意料不到！”覃峻也被钟林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安排兴奋起来。

“那好，定下来，你们要抓紧准备。15号可没几天了！”

“那方校长呢？”

“方校长，我来请！你们抓紧时间！需要钱，从班费里拿，不够，找我！”

“您是财主？”覃峻太了解老师的底。钟老师是中教最低一级工资，每月42元5角整。

“我们有办法，你放心吧！”范爱君说。

两个人也顾不上乔老师的解析几何题了，撒腿向教室外跑去。

论组织能力，覃峻真是一把好手。大概是长时间当干部锻炼出来的吧？虽然，才五天时间，他安排的井井有条。全班同学象在干一件大事，格外认真，也格外热情。因为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又是为别人做出自己的贡献，同学们的心气都很足。平凡又琐碎的学校生活，大家时时都想爆出个火花，干出个奇迹呢。这是一次机会。尤其是在高三，就要毕业，离开校园，这机会更让人心怦然而动。

章薇也跟着在忙。她不知道大家是在为她忙，还以为是在准备圣诞节晚会呢。

15日到了。

下午放学之后，章薇去办公室找钟

老师。

“钟老师，走！到我家去吧！我妈妈和姥姥在等您呢！”

钟林说：“好！你稍等一等！”

章薇站在一旁，看钟林判同学的作文。她第一次那么近地看钟老师，虽然，是个背影。但钟老师那宽宽的肩，敦实的背，浓密的头发，一双有力的胳膊……都给她一种亲切的感觉。她在心头又涌出了以往曾冒出来过的感情：呵，如果我有一个哥哥，那一定不是别人，那一定是他！这个近乎荒诞的念头，在脑子里一冒出来，便搅得她心里有种莫名的骚动，她感到一种快慰……

“好，走吧！”

钟老师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笔，站起身来。他们两人一起下楼，楼梯发出轻快的响声。章薇第一次听见楼梯还能发生这样动听的声响来。

钟老师没有和她出校门，相反却把她带回到教室里。教室完全变了样，就在刚才这一会儿工夫，象变魔术一样，一下子张灯结彩，布置一新，前面黑板上，范爱君正在画画，有山，有树，有花，有青春的火焰，还有一行醒目的美术字——

“祝贺你，18岁的生日！”

章薇的眼睛睁大了。她仿佛不认识这间教室，这些同学了。

“章薇，今天你的生日，就在这儿过了。全班同学一起和你过！”

钟老师对她说。同学们对她笑。她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她万万没有料到，觉得这象童话。

“把你妈妈和姥姥一起请来吧！”

章薇不知怎么走回家的，她觉得自己的心里，自己的周围，被一股股激情的暖流冲激着，她象是一只小帆船，在这暖流中飘荡着，飘荡着，飘向一片水晶般纯净透明的地方……

晚会开始了。

全班同学，除了梁燕燕，都来了。她有两天没有到校了。为了让她今晚来

参加晚会，钟老师特地嘱咐班长派同学去通知她。她还是没有来。

方校长也没有来。这几天，她一直在市里集中学习开会，抽不出身了。本来，钟老师希望同学们邀请一下教导处的邱老师、石老师，没有一个同学同意。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了。相反，大家却把乔老师请了来。

姥姥没有来，天黑路远。妈妈来了。妈妈也没有想到，竟能赶上女儿这样一个奇特的生日晚会。

“先请我们钟老师讲几句祝辞！”班长宣告着。全班扬起一片掌声。

“同学们，在今天这样时候，谁也想说几句。今天，是章薇同学18岁的生日，今年和明年，你们大部分同学都要陆陆续续度过18岁的生日了。18岁，这个年龄最有意义。它是少年与青年的分界线。它对于任何人都只有一次。我从心眼里祝福你们。你们比我，比乔老师，比章薇的母亲都要幸福，你们赶上了这么一个开明、解放的好时辰。我祝你们能够得到你们想要得到的一切，理想、事业、学习、工作……也包括爱情！只是，先不要那么性急！”

全班的掌声更热烈了。

“下面，给章薇同学赠送生日礼物！”覃峻又高声宣布。

全班每一个同学都送给章薇一件礼物。不一会儿工夫，章薇的面前就堆起了一座小山。班长送给她的是一本相册，扉页上写着：“记录下你青春的影子！”范爱君送给她一幅自己画的画，是教室窗前一株白杨树的水粉画。画旁边有一行小字：“18岁的天空”。那株白杨树正向蓝天伸展着茂密的枝叶。叶秋月送她一只毛茸茸的绒布做的小老虎玩具。她知道她们俩同岁，都是属虎的。吕咏梅一直和她要好，送给一条红色的羊毛拉毛围巾，那象是一团火簇拥着她。陈国栋和汪洁一起送她一套书，是三毛作品选，里面包括《稻草人》、《雨季不再来》、《撒哈拉沙漠的故事》。这是汪洁央求姑

姑托人从香港买来的。她最喜欢的书。在书的扉页，汪洁代表陈国栋给章薇抄了三毛的一段话：“我看过一些外在条件不错的男孩子，但是他们不能开口，一开口就会令人失望。所以，我欣赏的男性素质中，智慧占第一位。可是在另外几方面我的要求绝对严格，那就是道德和勇气。”

就连一向对集体不大关心的苑静，和一向吊儿郎当的游晓辉也送了礼物。苑静送给她一件香港时髦的T恤衫。游晓辉送给她一支钢笔。他曾送给吕咏梅一串假宝石的项链，本也想买串项链送给章薇，怕她瞧不起。

其他同学送的礼物百花齐放，甚至有糖、有果脯、有杏话梅一类女孩子们专爱吃的东西。

最后，教室的门“砰”地被推开了，是叶秋月和范爱君两人捧着一只生日大蛋糕进来了。那浇满花花绿绿奶油的蛋糕上面，插着18支蜡烛，正燃着红红的火苗。

“吹吧！吹吧！”同学们对章薇喊着。

灯，不知被谁关掉了。教室里，一片幽暗。蜡烛的火苗苗燃烧着，跳跃着，象怦怦跳动着的一颗颗小小的心。烛光把章薇的脸映得朦朦胧胧，显得十分美。把四周同学们的脸映得影影绰绰，也显得十分美。在这摇曳不定的烛光辉映下，教室似乎也在摇动起来，飘飘欲飞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从来没有这样真挚，仿佛一个个同学也摇动起来，长上了象神话中说的安琪儿身上的小翅膀一样，在向上飞，飞……

“吹呀！吹呀！争取一口气吹灭！”

可是，章薇怎么也吹不灭那18支蜡烛。最后，还是同学们的嘴一起象小鱼的嘴喋喋地涌上水面，一起对准蜡烛，吹灭了那摇曳的红光……

灯又亮了。

“下面，让章薇谈谈她18岁生日感想！”

“我……我……”

章薇站在蛋糕前，说不出一句话。她捂着脸哭了。全班静悄悄，没有一个打搅她。让她哭吧！有时候，眼泪并不全是伤心的结晶。眼泪，也可以代替更为复杂的感情。能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也是幸福的。

分完蛋糕，大家一人吃着一块甜甜的蛋糕时，李江流朗诵了他的那首《18岁畅想曲》。仿佛他的这首诗就是特意为今天而作的一样——

18岁——

我将是青年。

我要走出学校，

走向辽阔的地平线……

18岁——

我将是太阳。

我要跳出海面，

去拥抱整个白云蓝天……

诗朗诵完后，班长宣布：“下面，舞会开始！”这是今晚的高潮。以班长、李江流和苑静带头，全班同学跳起了欢快的集体舞。除了《祝酒歌》、《哈尔滨的夏天》、《幸福的花儿》等刚刚流行的乐曲之外，不知同学们从哪里弄来《步步高》、《金蛇狂舞》的乐曲磁带来。悠扬而欢快的乐曲从苑静带来的“三洋”牌录音机中播出，同学们踩着舞点，跳得格外舒畅，后来又热烈地跳起迪斯科……

“钟老师，我一定把您教会……”李江流说。

可惜，他们话还没有讲完，灯一下子灭了。

电闸是教导处主任邱老师下令拉下来的……

钟林不仅纵容同学们搞对象，而且支持同学们跳迪斯科。

第三天，方校长一上班，邱老师就把状告到方校长头上。方校长把钟林叫到办公室，问道：“你们班前天晚会上跳

迪斯科了吗？”

钟林回答：“跳了呀！”

“小钟！你们的晚会本来很有意义，把集体温暖送到每个同学的心坎，通过给一个同学过生日，对全体同学进行理想教育，怎么跳起那种舞来呢？”

方校长委婉地批评了钟林。钟林默默地接受了。虽然对于迪斯科，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方校长也找了乔老师。她有些过于激动。

“邱老师在晚会半截腰时把电闸给拉了，这给学生们带来什么影响！”

“邱老师工作方法欠妥，心还是好的嘛！”

方校长有一颗慈善的心，对任何老师都采取维护的态度。在她手底下工作，你尽可以冲她放炮，她也尽可以批评你，但她从不会给你穿小鞋。批评几句，你只要不响，她的心也就软了下来。

高三5班跳迪斯科，又爆了一大新闻，在全校传开，在全体老师中议论纷纷。如果不是这天下午又发生一件事，冲淡了这件事，恐怕议论还不会中止。

公安局来电话，让学校派人去领梁燕燕。事情又出在高三5班。

石老师去领梁燕燕。当天下午，邱老师把钟林叫了来：“又是你们班出的事！一起来审审梁燕燕吧。”

在教导处旁的一间房间里，石老师坐在当中，俨然象主事的法官。钟林坐在旁边，邱老师把梁燕燕带进来，嘱咐他们二人道：“梁燕燕不是初犯，你们一定要好好教育她，视其态度给予处分！”因为还有其他事情，邱老师先走了。

钟林望着这个微胖的梁燕燕。大概在公安局待了几天，饭未吃好，觉未睡好，脸色黄黄的，眼皮肿肿的。她这个样子与她实际年龄不相符。过分发育的胸部和臀部，使人觉得她不象中学生，倒象个少妇。她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呢？钟林问自己。他重新上任当高三5班班主任以来，她很少到学校来，即使